

黄苗子散文



艺术家散文

黄
苗
子
散
文

艺术家散文

花 城 出 版 社

黄苗子散文

出版发行：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

经 销：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南海彩印制本厂

（广东省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3 插页 262,000 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0—2781—8/I·2377

定价：19.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20		书 翁 射
20		(四三) 華南青手画
801		題二地宾黃
811		石卧動
081		蕭彬戶元
081		丰光游
481		念对幽宇五游
121		出二千對扣
801		外蕭雨风
451		台盤與楚
051		車三二位京
· 青灯琐忆 ·		
我的自传		3
青灯琐忆		6
香江之恋		18
烽火断忆		28
成渝间的情书		31
学诗乎?		41
学书随想		57
苗老汉谈艺		63
· 风雨落花 ·		
生命之火长明		71
半壁街忆语		83

悼徐 讷	92
画手看前辈 (三则)	95
黄宾虹二题	108
傅抱石	118
元气淋漓	130
张光宇	136
张正宇的怀念	148
叶浅予二记	151
风雨落花	163
梦痕捡拾	174
启功二三事	179
王世襄其人其书	186
不会老的小丁	192
型天舞干戚	202
黄永玉画记	207
画圣与画风演变	223
· 小楼情趣 ·	
床虱	235
遗嘱	239
后遗嘱	243
说真话	248
秃发	250

忍·····	252
穷·····	254
小德·····	256
知不知·····	258
女人爱说话·····	260
包青天·····	262
驴·····	264
寂寞·····	266
静·····	268
梦·····	270
美丑·····	272
春雨·····	274
杭州探梅·····	276
小楼情趣·····	278
夏夜·····	280
猫的葬礼·····	282
猫年·····	284
语石·····	285
竹·····	287
年画·····	289
接财神·····	291
恭喜·····	293
豆腐四重奏·····	295
城里·城外·····	300

罗隐秀才·····	302
解诗句·····	304
孙女姗姗·····	306
从尼采与马想起的·····	312

· 西游散记 ·

华山谈险·····	321
凤凰游·····	329
西游散记·····	339
克孜尔断想·····	372
澳州小记·····	376

青
灯
琐
忆

我的自传

一九一三年旧历九月初一以前，还没有我这个人。我呱呱坠地，是在中山（那时叫香山县）石岐的一家读书人家。那时已是民国，没有留辫子。

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坐过牢，我自己也继承过这个光荣传统——坐过牢，不过不是为了革命，而是被十年浩劫中的反革命硬指为“反革命”，如果按照“否定之否定”定律，被反革命指为“反革命”就是革命的话，那我一生最革命的，就是这一次。

我的童年多在香港。只念过几年私塾、小学、中学毕业再念一年英文，就结束了我的求学时代——不，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北京，参加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一年多的学习。于是，我每次填写履历，都堂而皇之地写“大学程度”了。

十九岁到上海，在我父亲认识的一位大人物的庇护下，我一半搞漫画和编辑《小说半月刊》（大众出版社出版）；一半过着买旧书，上馆子，坐舞厅的小官生活。我不会跳舞、抽烟和打麻雀，但舞厅外头的一种小博具——吃角子老虎，却“吃”了我不少钱。那时也结识不少文艺美术界的朋友。上海是个租界，新旧文化都容易吸收，于是，我开始在文艺海中游来游去。

其后跟着大人物回广东，抗日战争已经开始。除了公务之

外,和《救亡日报》的夏公(夏衍同志)、叶灵凤、郁风等来往,抗战时期文化人生活穷,于是文明路一家马肉米粉店,就多数是我付钱,叫做“抛出龙洋”。

广州被日寇侵占,我曾一度到香港,然后一住重庆八年,除了“躲警报”(敌机侵袭)就是办公。那时开始想到人生、想到国家民族的许多问题。也乱七八糟地读了些书。抗战初期学写散文是叶灵凤教的,他说:“写散文并不神秘,你看到的、感觉到的,用你自己觉得最恰当那句话说出来——写文章就是在纸上说话。”写诗和学点书法,也是在战时重庆开始的,那时年轻,精力充沛,看不惯官场生活,看不惯大后方的腐朽生活,但是又不能不看,于是就躲进文艺这个圈子里头找寻安慰,一直到四九年,我的生活都有两重性。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上海,当了几年不大不小的简任官,简任官已经有特权,可以用计放走几个平日常来往而后来被追踪的文化界朋友。

一九四九年到了北京,一住至今,恰是四十年整。由于阿英同志的鼓励,我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大感兴趣,出版过《美术欣赏》、《画家徐悲鸿》、《八大山人传》、《古美术杂记》以及篇幅较多的《吴道子事辑》(将由中华局出版)等著作;也出版过《货郎集》、《敬惜字纸》等散文。少壮不努力,老大“加点”油比“徒伤悲”积极一点。但是合指一算,这四十年间,当“运动员”至少十五年,当“学习员”也有四、五年,“流光容易把人抛”,抛去一半了。

近百年来,国家民族的灾难,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这是历史使命。在个人来说,“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正是经受千锤百炼、把自己的人生境界提高的机缘。所以我没有什么尤怨。

我也没有什么嗜好,音乐会之类偶然参加,那是为了陪爱

人、充风雅的原故，我本身则是个“音盲”。书法是早年就受邓尔雅先生教导的，一直就喜爱。此外是读书，拉拉杂杂的什么书都读。如果要我再举出些嗜好的话，那就是馋，爱吃肥肉，为此经常受到孙女妍妍的黄牌警告。

下面抄录一点刊物上发表过的“简介”：

“黄苗子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职务。”

黄苗子（按：这里应加“在八十年代以后”七字）的书法作品每年均参加全国书法家协会展出，其他全国性巡回展数十次。一九八一年以来，数度赴日本进行书法交流、展览；赴澳大利亚各大学及美术馆举行书法讲座，并多次应邀在香港讲学及举行展览。

四十年来，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学习，我写过无数次《自传》，这些“自传”，照例是先写阶级成份，个人出身等等，照例收入个人的“档案袋”中作为“政审”根据的。无数次的重复，原是清楚的事后来也变糊涂了。这篇《自传》，则是为了出版我的诗集《牛油集》，由编者让写的，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自己写的《自传》了，读者肯定不满意，那么，等到八十岁以后，再学夏衍老人一样，去“懒寻旧梦”吧。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

青灯琐忆

——记我的童年之一

记得大约五、六岁，我在离开故乡广东香山(后来改名中山)前，是住在县城石岐仁厚里我们祖居的。这屋子不大，比起右邻刘家的对缝高大砖墙，真觉得有点寒碜，那还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我祖爷黄妃乡(一作芑香。名绍昌)，他在清末中过举人，当过福建总督何璟(筱宋)的幕僚，其后在广州广雅书院(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分校史学(相当于史学教授)，最后在石岐丰山书院任山长(相当于中学校长)。妃乡公是广东大儒陈澧(兰甫)先生的高足弟子。记得兰甫先生的《东塾集》，有《与黄绍昌书》，是和我祖父论学的信札。

我出生时，祖父、伯父已经去世，我父亲因为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和当时袁世凯派到广东当督军的龙济光势不两立，被关进广州陆军监狱，所以我小时候很少见到我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的书房。书房分两进，外面有两排酸枝椅和茶几，当中一个大铜鼓，下面红木座子支撑着，传说是“诸葛亮征蛮鼓”，其实是广西、云南一带少数民族的器物，相当于汉代的古铜器。四周是线纹及几何形图案，当中一个蹲踞着的铜虾蟆，是立雕，四旁还有四个铜耳。家里传说刮风下雨时铜鼓会嗡嗡作

响,可我从未听到过。我小时每到暑天,喜欢俯伏在铜鼓上面,或趴在旁边四块大黄蜡石(英德石下支木座)的凳子上,觉得十分凉快。墙上四幅任伯年的花鸟画,其中一幅桃花流水,上泛几只鸭子;另一幅芙蓉山石,上坐一只黑白花猫。姑妈虽然不曾念过多少书,可是在这“书香门第”的熏陶下,也会看“木鱼书”(一种广东民间流行的唱本)。她看我天天对着这四幅画出神(当然我那时只知道画得好,并不了解任伯年是何许人),起初是凭她的意思给我解说哪个是猫,哪个是小鸭等,后来索性编出四句广东话诗教我背诵,如今至少已隔七十年,可是我还逐字清楚记得,诗曰:

鸭仔落田“打丁余”(音dum),猫儿上树看花林,
阿婆唔食三餐饭,唱条歌仔解婆心。

这些中山土语,必须加点注:“鸭仔”,即小鸭。“打丁余”者,双蹼打水作声也。“唔食”,即不食,阿婆已经有三顿没吃饭了。“歌仔”,意即歌儿,唱个歌儿给阿婆解解心闷。

任伯年从清末到现在一直画名甚高,这四条屏可能是祖父托人从上海买来的。但伯年先生万想不到,在他老人家逝去几十年后,竟有幼稚妇孺,把他的杰作借题发挥,降低到儿童趣味的程度。可是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任伯年的名字和作品,却较深地印入我的脑中。

姑妈的名字,我家没有一个后辈知道,都只叫“四姑妈”,她年轻时嫁到城里钱家,离我家不算太远,丈夫很早就死去,她分了一份不多的田产,当了一辈子寡妇,住在钱宅内的一厅一房里。买个丫头叫旺喜,旺喜狡狴贪馋,姑妈对她束手无策,只是

整天向她唠叨。除了拜观音菩萨之外，唯一排遣日子的是骂旺喜。因为太寂寞，有时把我领到她家住几天，我喜欢坐在她那红木圆桌底下当“大总统”（四姑妈说，“大总统”是什么“伟人”，就叫我坐在桌底下的“宝座”上“当”起来）。晚上临睡，在四姑妈床上看她下了帐子，点个比方铁灯烧蚊子，蚊子一经设有玻璃那一面罩住，就在劫难逃了。四姑妈迷信观音菩萨。用纸剪几个小人，把它们用香烟缸盖子盖在观音菩萨座子底下，她拜完了观音就用小棍敲那盖子几下，有时也叫我敲，她神秘地说：“菩萨有灵”，这样一敲，坏人就倒霉，她相信袁世凯死，龙济光下台，都是她这种“禁咒术”的功效。

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四姑妈有时还到香港我们家住一个时期，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

仁厚里老屋的天井不大，在客厅和“神楼下房”（高踞客厅北面当中上层伸出来，供奉祖宗神位的小阁楼，叫“神楼”，下面照例是两边或一边开门，门内过道旁边的小房叫“神楼下房”，再进去就是内室了）前面，和客厅几乎很不相称。但我对这小天井特别好感，第一是下雨时可以脱光脚丫下水放纸船；第二，左邻家有一棵老龙眼树，结果时正好垂过这天井墙头，大人们都道貌岸然，关照不许偷摘，可小孩却并不客气，瞧着大人不在，用竹竿猛打几下，甜厚多汁的龙眼，就可以大快朵颐。

我的老师邓尔雅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写得一手好篆书和刻得一手好图章。燕大名教授容庚是他培养出来的外甥。尔雅先生和我父亲都是广雅书院的高才生，我祖父就算是他的老师，而尔雅先生的父亲，那时是广雅书院的山长（相当于大学校长），又是我父亲的老师和我祖父的同事，尔雅先生有几首追忆广雅书院的诗，其中一首是：

江夏黄童多颖悟，法山居士亦吾师；
忍提唐代开元报^①，怕写阳冰篆字碑^②。

尔雅先生这首诗，第一句“江夏黄童……”是对我父亲的推誉。法山居士，是陈兰甫的幼孙陈公任，都是广雅书院同学。我父亲长期在香港担任报纸主笔及总编，那时已经去世，所以诗中有“忍提唐代开元报”之句。我祖父死后任城隍神的怪说，我在三十年代中，也亲聆孙仲瑛（名璞，南社诗人，我祖父在广雅书院的学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在上海、广东任官职，一九五〇年后在香港逝世，是我追随多年的前辈）先生谈及。但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已经没有什么“城隍”，所以脑子里不存在我家上代有这件姑妄听之的神话。

至于我父亲，据长辈说，他少年时是个趑趄任性的小少爷。母亲和堂大姊说，他有一天跟祖母顶撞，一赌气，跑上“神楼”就要向客厅跳下来，吓得祖母在慌乱中用两手拉着衣服前摆去接他。自然他没有冒这个险，因为他明知道祖母衣服的“前摆”承载不起他。

父亲从广雅书院回乡后，祖父和伯父相继亡故，他曾经在《香山纯报》里发表文章，鼓吹革命，这就是后来顽固派在写到清末广东学者黄杞乡的小传时，提到杞乡先生的“幼子某，辛亥

① 原注：“唐有《开元杂报》，邸报之始也。”

② 原注：“李阳冰篆有城隍庙碑。昔闻孙仲瑛言，杞乡丈逝后未几，丈之戚友甲与乙者，各梦见丈，衣冠整肃，云将赴任本邑城隍，姑信其有，晨起买香，入庙致祭，互说昨兆，始知相同。仲英亦香山人，亲闻诸甲、乙云，惟迹颇神怪，事近迷信，然平时崇敬丈之为人者！不欲深究也。”

后感于邪说……”的由来。他平日疾恶如仇，据孙仲瑛老人告诉我：我父亲在《香山纯报》时代，经常写文章批评县里的秕政；对于不法士绅，也毫不留情地在报上揭露讥讽，当时香山人民最恨的是绅士马六山和李少山，他们鱼肉乡民，包揽词讼，无恶不作，我爸爸在《纯报》上曾写有“马六连同李少山，行为无耻性凶顽”的讽刺诗句，指名道姓，把这些绅士恨得牙痒痒的。后来广东督军龙济光把他关进监牢，一方面是他平日反袁（世凯）拥孙（中山）的鲜明态度，另方面，和《香山纯报》得罪了这批豪绅，都有关系。

我父亲关进监牢，出狱不久就举家迁移香港，那时，仁厚里老屋交托给一位嫁给谭姓姨妈的两个儿子看管，记得过不几年，我家突然乌云满天，爸爸和妈妈大吵大闹，原来我这两位表哥不怎么“仁义”，把我祖父的古董、字画、藏书……逐渐卖完花光，最后人也拍拍屁股走了。父亲一气之下，就把仁厚里祖屋也卖掉了。从此，任伯年的“鸭仔”和猫儿，连同姑妈教的歌儿，以及铜鼓、英德石凳、小天井、龙眼树等等，就只能永远在我脑子里留下来了。

石岐仁厚里的老屋是我的出生地，真正的家乡却应当是石岐对江的长洲乡。长洲黄姓是村中大族，我们这一支，在那儿也没有老家了，但我父亲和伯父都当过长洲烟雨小学的校长，那时我还太小，没有去过。我对于长洲的印象，只是从我祖父同时代的一位同乡学者黄培芳（香石）写给他老人家的一幅大中堂：

长洲有烟雨山；旧志为八景之一，曰：长洲烟雨。